

摩尼光佛考

马小鹤

一. 摩尼名字的谐音和褒贬

摩尼教创教者摩尼 (Mani) 的名字在西方是一些论敌利用谐音加以嘲弄的对象。古叙利亚基督徒埃弗来姆 (Ephraim, 卒于 373 年) 利用摩尼 (Mny) 与古叙利亚文 “衣服 (m'n')” 的谐音, 写道: “摩尼是一件衣服, 使那些穿上它的人腐败。” 摩尼的名字在希腊文中的谐音更糟: Μανης 与 μανεις (疯狂), 特别是它们各自的属格形式——Μανετος 与 μανεντοις——非常类似。据圣奥古斯丁所言, 摩尼教徒为了避免被称作疯子的信徒, 在摩尼的希腊文名字中双写 “ν”, 即写成 Μαννιχαλος, 使这个名字听起来宛如 “吗哪 (Manna, 天赐食物) 的赐予者”。但是这并没有避免宗教论敌干脆把摩尼称为 “疯子摩尼 (叙利亚文 šny' Mny)” 或 “疯狂的 (希腊文 Μανεντος) 波斯人”。^①

摩尼之名在汉文中同样因为与 “魔” 谐音而被赋予贬意。《佛祖统纪》称之为 “魔教邪法”, 可能即是以 “魔” 作为 “摩” 的谐音。陈垣说: “宋人所指吃菜事魔, 是否为摩尼教, 抑包含白莲、白云在内, 今不可知。……摩尼本素食, 摩又音与魔同, 目事摩尼者为事魔, 想亦当时之恶谥。”^② 这种恶谥很像西方论敌利用希腊文谐音把摩尼称为疯子的做法。

摩尼的名字翻译成汉文, 一种译法仅是纯粹音译, 并无褒贬之意。敦煌出土《下部赞》翻译成 “忙你”。陆游《渭南文集》讲到南

① Lieu, S. N. C., *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Manchester, 1985, pp. 104, 176.

② 陈垣, 《陈垣史学论著选》, 上海, 1981 年, 161、164 页; 牟尼, 梵文 muni, 意为觉者、圣者, 一般指释迦牟尼, 但是没有证据说明陆游或《明律集解》中的牟尼与此有关。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 卷 54, 1270-1279 页; 《陈垣史学论著选》, 164、173 页。

宋孝宗初年（1163）事，称“牟尼”；《明律集解》也作“牟尼”。^③

另一种译法虽然也是音译，但含有褒意，这就是“末尼”和今天继续通用的“摩尼”。^① 敦煌出土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写成於开元十九年（731年），哈隆（G. Haloun）和亨宁（W. B. Henning）合作把它翻译成英文，注明了其中的一些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梵文：

“佛夷瑟德乌卢洗者[中古波斯 frēstag-rōšan 或帕提亚文 frēštag-rōšan]（本国梵音也），译云光明使者，又号具智法王，亦谓摩尼光佛。……虚应灵圣，觉[bodhi]观究竟[uttara]，故号摩尼光佛。……

《观佛三昧海经[Buddhāvalokanasamādhisāgarasūtra?]》云：‘摩尼[Maṇi（字面上的意思是‘珍珠’）]光佛[全称*Maṇiprabhatathāgatārhatṣamyaksambuddha 摩尼光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出现世时，常施光明，以作佛事。’^② 他们在注释中指出，《观佛三昧海经》为东晋天竺佛陀跋陀罗译，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十五，编号 463，引文见页六八八上。此经还有粟特文残篇传世。^③ 林悟殊指出：这是摩尼教依托佛教的实证，《仪略》使用诸多佛教术语，引证四段佛经，如此“妄称佛教”，在本世纪吐鲁番发现的大量摩尼教文献残片中，从未见过。^④

“摩尼”一词，明显是佛教术语。《佛光大辞典》载云：摩尼，梵语 maṇi，巴利语同。又作末尼。意译作珠、宝珠。为珠玉之总称。

① 《陈垣史学论著选》，137、162 页。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 54，1279 页，20-21、25-26 行；1280 页，20-21 行；参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成都，1990 年，卷 5，223-224 页，S. 3969/1-2；Haloun, G. and W. B. Henning, *The Compendium of the Doctrines and Styles of the Teaching of Mani, the Buddha of Light*, Asia Major (London) N. S. 3 (1952), p. 189, n. 6, n. 9; p. 190; 192, n.36-39; 参阅《仪略》的法文译本及注释 Tajadod, N., *Mani, le Bouddha de Lumière: catéchisme manichéen chinois*, Paris, 1990, pp. 45-47, 51, 87-88, 102-103, 135-136.

③ Haloun, G. and W. B. Henning, *The Compendium of the Doctrines and Styles of the Teaching of Mani, the Buddha of Light*, Asia Major (London) N. S. 3 (1952), p. 192, n.36.

④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1987 年，173-174 页。

⑤ 《佛光大辞典》，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 年，6067-6068

又，梵语 *cintāmaṇi*，意译如意宝、如意珠。^⑤ 汉文《仪略》把教主的名字译作“摩尼”，就像希腊文《科隆摩尼古卷（The Cologne Mani Codex）》和科普特文《布道书（The Homilies）》把摩尼的名字写成 *Μαννιχαλος* 一样，^① 有意识地使它音义兼顾。不仅如此，把教主称为“摩尼”还有教义上的渊源。

二. 教主摩尼被比作“摩尼宝珠（*cintāmaṇi*）”

吐鲁番出土的突厥文《摩尼大颂（Great Hymn to Mani）》长达 280 余行，是现存最长的突厥文摩尼教赞美诗。从 245 到 280 行，先是乙种吐火罗语，继之以对应的突厥文。其中第 251 至 252 行赞美摩尼道（据突厥文译出）：“就像摩尼宝珠（乙种吐火罗文作 *čynt'm'nyy w'mry'h*，突厥文 *čintämäni rtniteg*）值得戴在头顶的平顶冠上，啊，你是无价之宝。”突厥文 *čintämäni* 为外来语，出自甲种吐火罗语 *cintāmaṇi*，源自梵文的 *cintāmaṇi*，意为“如意宝珠”。突厥文 *rtni* 也是外来语，出自粟特文 *rtny*，源自梵文 *ratna*，义“珠宝”。^② 突厥文书也把摩尼比作 *rädni*（珠宝）。^③

页；关于摩尼宝珠，可参阅白鸟库吉《大秦的木难珠与印度的如意珠》的有关部份，载《白鸟库吉全集》，东京，1969 年，卷 7，617-628 页；Leroy, J., *The origin and Early Use of Ju-i*, in *Artibus Asiae* 13 (1950) 239-249.

① *The Cologne Mani Codex*, translated by R. Cameron & A. J. Dewey, Missoula, 1979, pp. 52-53; *Manichäische Homilien*, ed. and trans. H. J. Polotsky, Stuttgart, 1934, p. 7, 1.4.

② Winter W. and A. von Gabai,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X. Ein Hymnus an den Vater Mani auf "Tocharisch B" mit alttürkischer Übersetzung*, Berlin, 1958, pp. 14f; Clark, L.V., *The Manichaen Turkic Pothi-Book*,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9, 1982, pp. 174, 188, 212, 215.

③ T M 419, 3-6, in Le Coq, A. von,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I*, Berlin, 1919, p. 7; Klimkeit, H.-J.,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New York, 1993, p. 286.

④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1987 年，173 页。

林悟殊已指出,《仪略》的撰写者是中亚人或精通中亚语及中亚摩尼教文献的拂多诞。^④ 他应该也精通中亚的几种语言和汉文佛经。而在突厥语、吐火罗文、粟特文和汉文佛经中,摩尼宝珠是个极为常见的术语。兹举数例如下。

回鹘文 *čintāmāni* 可以说是长达 80 页的《报恩经讲经文》的主题,相应的汉文《大方便佛报恩经》作“摩尼宝珠”,故事载云,善友太子目睹百姓苦难,决心入海取摩尼宝珠,“若得摩尼宝珠,便能称意给足一切众生”,后来历尽千难万险,经过种种曲折,终于取得宝珠。^① 英藏回鹘文文书 Or. 8212-122 中的《礼赞三宝文》则把佛教僧团比作摩尼宝珠。^②

甲种吐火罗文《福力太子因缘经 (Punjavant-Jātaka)》当中的一个小故事与上述善友太子入海求如意宝的故事十分类似:精进具足者像善友太子一样,也在深水中走了七天,踩著莲花前进一段路,越过满是毒蛇的七重壕沟,最终从龙王那里得到了如意宝 (*cindāmaṇi wmar*) 使整个阎浮提洲摆脱了贫困。^③ 季羨林指出,汉文《大智度

① J. Hamilton, *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igoure, Manuscrits ouigours de Touen-houang*, Paris, 1971;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1995年,133-183页。

② J. Hamilton, *Manuscrits Ouigours du IX-X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aris, 1986, Tome. I., pp. 28-31; Tome. II, pp. 231, 214. 俱吠罗即毗沙门天,为夜叉之主、护法之天神;宝界即七宝之世界,诸佛之净土。

③ 关于如意宝, W. Krause,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Heidelberg, 1960-1964, 卷 2, 18 页为原文转写; 101、143 页为词汇; 卷 1, 第 9 节第 3 小节 (43 页)、第 100 节 (98 页) 为语法分析; Sieg, E., and W. Siegling, *Tocharische grammatik. Im Auftrag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arbeitet in gemeinschaft mit W. Schulze*, Göttingen, 1931, 第 87、129、138、147、191 节为语法分析; Sieg, E., *Übersetzungen aus dem Tocharischen I*,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 1943, Nr. 16, 4 页为德译文; Lane, G. S., *The Tocharian Punjavantajātaka: Text and Transl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p. 37 为转写、英译; Lane, G. S., *Vocabulary to the Tocharian Punjavantajātaka*, Baltimore, 1948, 17、34 页为词汇; 季羨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台北,1993年,184页为

论》和《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可以找到相应的故事。^①

在现存粟特文佛经中,也能看到 *cnt'mny* 是菩萨名字的组成部分。译自汉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粟特文残篇中谈及“如意宝 (*cnt'mny*) 光耀菩萨”。^② 在译自汉文《观世音菩萨秘密藏如意轮陀罗尼神咒经》的粟特文残篇中则讲到“观世音如意 (*cynt'm'ny*) 轮”。^③ 粟特文《太子须大拿经 (*Vessantara Jātaka*)》中也讲到摩尼宝珠 (*cynt'm'nrtny*),^④ 这个故事还以巴利文、梵文、汉文、于阗文、吐火罗文、藏文、缅甸文、僧伽罗文等文本流传于世。可以肯定,《仪略》的作者有足够的机会熟悉“摩尼宝珠”,而且他还有可能看到过有关“摩尼宝珠”的美术作品。克林凯特 (*Klimkeit*) 的《摩尼教艺术和书法》图版 XI 上有一幅如意宝珠图。此图原来是绘在库车附近克孜尔一个洞窟中的佛陀涅槃卧像上方的。^⑤ 《仪略》的作者把汉文“摩尼”作为教主名字的译名,是借用了 *maṇi* 的谐音和褒意。

三. 耶稣被比作珍珠石 (科普特文 *ou-ωνε* 加上 希腊文借词 *μαργαριτης*)

摩尼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看作耶稣的使徒,摩尼教的东方信徒把

汉文节译, 27、72、89、93-96、118、152、272 页可以看到与《摩尼大颂》、《福力太子因缘经》有关的介绍、书目、注释。

① 季羨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台北,1993年,197-200页。

② Müller, F. W. K. and W. Lentz, *Soghdische Texte, II*, Berlin, 1934, 7.29, 40;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6,编号665,426页。

③ *Padmacintamani-dhāraṇi-sutra*, 32, 65, in MacKenzie, D. N., *The Buddhist Sogdian Text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Tehran, 1976, pp. 14-15, Notes, pp. 10, 12.

④ Benveniste, E. *Vessantara Jātaka*, Paris, 1946, 第7行(2页)。粟特文本要比汉文佛经详细,可能译自梵文或其它文本。在多种汉文佛经中有这个故事,最接近粟特文本的是《新修大藏经》卷3,编号171,418-424页的《太子须大拿经》。

⑤ Klimkeit, H.-J., *Manichaean art and calligraphy*, Leiden, 1982, p. 32, Plate XI.

教主比作“摩尼宝珠”，可能是受了西方信徒把耶稣比作珍珠的影响。埃及出土的摩尼教科普特文赞美诗中的《赫拉克利德的赞美诗》（Ψαλμοι Κυ Ηρακλειδου）在一处写道：“珍珠石（ου-ωνε μαργαριτης）是福音（希腊文借词 ευαγγελιον）中的耶稣（Ιης）。”^①这与《彼得与十二使徒行传》、《彼得行传》是一致的。

1945年在埃及纳格-哈玛迪（Nag Hammadi）发现的诺斯替教科普特文库（Coptic Gnosis Library）中的《彼得与十二使徒行传（Acts of Peter and the Twelve Apostles）》讲述了一个故事：彼得与其它使徒乘船航海，到达一个岛屿，遇到一个叫卖珍珠的商人，富人以为这商人并无珍珠，故而掉头不顾，穷人没钱买珍珠，但是都想看一下珍珠。商人告诉穷人，如果他们到他的城市“九门之城”去，他将免费赠送珍珠（希腊文借词 μαργαριτης）。彼得得知这商人的名字叫“利撒戈尔（Λιθαργονηλ）”，意为“分量很轻、像瞪羚眼睛一样闪烁发亮的石头”，即珍珠。彼得及其它使徒舍弃一切，历尽艰难，来到九门之城，重见利撒戈尔。利撒戈尔突然向他们揭示，他就是耶稣基督。这篇文献的研究者威尔逊（R. McL. Wilson）等认为，这篇文书没有明显的诺斯替教色彩，但是诺斯替教的解释者可以很好地利用珍珠之类的象征符号。故事作者给这个商人取名利撒戈尔（珍珠），其用意就是把耶稣比作珍珠。这在《彼得行传》中可以得到旁证。^②

成书於公元180-190年间的希腊文《彼得行传（The Acts of Peter）》已佚，今存拉丁文译本第20节把耶稣比作门、光明、道路、面包、水、生命、复活、安息、珍珠、宝藏、种子、丰收、芥菜种、葡萄树、犁、荣耀、真理、道。这篇文献的研究者施内米尔彻（W. Schneemelcher）指出，摩尼教赞美诗很明显地使用了《彼得行传》的素材。^③因此，摩尼教把耶稣比作“珍珠”，也可能是受《彼得行传》的影响。

① Allberry, C. R. C., *A Manichaean psalm book, Part II*, Stuttgart, 1938, p. 192:4.

② *Nag Hammadi Studies*, vol. XI, Leiden, 1979, pp. 197-201, 208-215, 221-223.

③ Hennecke, E. (ed.), *New Testament Apocrypha*, Philadelphia, 1965, v. 2, pp. 303, 266.

四. 教义被比作“如意珠”、“如意宝”

摩尼教科普特文赞美诗把福音中的耶稣比作“珍珠”，汉文《下部赞·赞夷数文》则把耶稣的教导比作摩尼宝珠：“无上明尊力中力，无上甘露智中王；普施众生如意宝，接引离斯深火海。”《摩尼教残经》结束部分则把摩尼的教导比作摩尼宝珠：“我等今者上相福厚，得睹大圣（当指摩尼——引者）殊特相好，又闻微妙法门，蠲除我等烦恼诸秽，心得开悟，纳如意珠威光，得履[正]道。”^①

这些文字所受佛经的影响十分明显。《摩尼教残经》结束部分的基本场景可以与唐不空所译《如意宝珠转轮秘密显身成佛金轮咒王经》作一比较：“佛告龙女言：‘……汝等守护於我正法及未来世诸有情类勿令失念，是为真珠，是为宝珠。’尔时世尊说是法门已，龙女得闻甚深法，即悲泣涕泪，五体投地。”^② 佛陀把自己的法门比作真珠、宝珠，而不接受龙女献给他的如意宝珠。关于“威光”，可以与《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比较：“药王、药上二菩萨……威德光明，犹如意珠倍更明显，胜余菩萨百千万倍。”^③ 关于“蠲除我等烦恼诸秽”，可比较《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卷下：“譬如净摩尼珠，置之浊水，水即清静，若人虽有无量生死之罪浊，闻彼阿弥陀如来至极无生清静宝珠名号投之浊心，念念之中罪灭心净，即得往生。”^④ 《妙法莲华经》是隋唐时代最通行的五部大经之一，在《法华经》的七喻中，“衣珠喻”以无价宝珠喻如来智慧，“髻珠喻”以髻中明珠喻《法华经》。^⑤ 在《仁王经》的八喻中，以如意珠喻“诸佛菩萨一切众生心识之神本”。^⑥ 在《观佛三昧海经》的六喻中，以如意珠喻诸善男子及善女人念佛者之心。^⑦ 而《仪略》的作者显然相当熟悉《观佛三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 54，编号 2140，第 47 节（1271 页，中）；编号 2141B，1286 页，上，行 20-23。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 19，1222 页，上-中。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 20，661 页，上。

④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 40，849 页；并可参见卷 32，707 页，下，《那先比丘经》卷上。

⑤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 9，29 页，上-中；38 页，下；39 页。

⑥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 8，832 页，下。

⑦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 15，646 页，中。并可参见卷 84，86 页，上-中，《往生要集》，下。

味海经》。

摩尼教把教义比作“如意宝”、“如意珠”，是借用佛教术语，应无疑问。但是，这种佛教色彩只是摩尼教传播到中亚、中国以后，才逐步染上的，可以说是“再生”的。真正“原生”的渊源，必须到西方的诺斯替教、基督教、犹太教中去寻找。

纳格-哈玛迪诺斯替教科普特文库中有一篇《新约外传》的《多马福音（π-εὐαγγέλιον πκατα Θωμας）》。第 76 节记载了一段耶稣语录：“天父的王国就像一个商人，他有一批寄售的货物，发现了一颗珍珠（希腊文借词 μαργαριτης）。这商人很精明。他变卖了货物，为他自己单单买了这颗珍珠。你们也寻求那没有蛾子能蛀坏、没有虫子能毁灭的无穷无尽的宝藏。”^① 这里的希腊文借词 μαργαριτης（珍珠），就是摩尼教中“如意珠”的源头。

首先说明一下《多马福音》的语言、性质、成书年代及地点、作者和渊源。古代作者早就提到《多马福音》，但是久已失传，直到 1945 年诺斯替教科普特文库的出土才使现代学术界获得了科普特文全译本，并进而确定本世纪初发现的三个希腊文残篇也属于《多马福音》。^② 《多马福音》原来的语言是希腊文，最古老的希腊文残篇抄写于公元 200 年左右，原来可能是在爱迪沙（Edessa，今土耳其的乌尔法 Urfa）写成的，大约在 4 世纪中叶翻译成科普特文。书名为《福音》，但是不同于通常的福音书，并无耶稣生平事迹的叙述，而是耶稣语录的汇编。作者的名字为狄得睦·犹太·多马（Διδμος Ιουδας Θωμας），“犹太”是本来的名字，“多马”出自阿拉姆文 te'ōmā（叙利亚文 tā'mā），“狄得睦”之原文为希腊文 διδμος，均意为“孪生子”。在《约翰福音》第 11 章第 16 节、第 20 章第 24-28 节、第 21 章第 2 节中，讲到“一个名叫多马（又名狄得睦）”的使徒；在叙利亚文《约翰福音》第 14 章第 22 节中，他又被称为犹太·多马。而与《多马福音》最为接近的文献则是犹太智慧文学（wisdom books）。^③

① Layton, B. (ed.), *Nag Hammadi codex II*, 2-7, Leiden, 1989, v. 1, pp. 80-83.

② 希腊文残篇见 *Nag Hammadi Studies*, v. XX, Leiden, 1989, pp. 96-128.

③ *Nag Hammadi Studies*, v. XX, Leiden, 1989, pp. 38-45.

《多马福音》与今本《新约》对观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有许多平行的段落，它们可能都出自所谓对观福音书原本（Synoptic Sayings Source，常被简称为 Q，出自德文 Quelle，义为“原本”），但是比较研究证明《多马福音》往往更为原始。因此，《多马福音》一方面与对观福音书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是平行于它们而独立编撰的耶稣语录。上引第 76 节的前半段，类似《马太福音》第 13 章第 45-46 节：“天国正像一个商人，四处收购珍珠。当他找到一颗价值连城的珍珠（希腊文 εναπολυτιμον μαργαριτην，叙利亚文 margnîtâ hdâ）时，就变卖了一切产业，将它买下来。”^① 后半段类似《马太福音》第 6 章第 20 节：“你们要把财富积存在天，天上没有虫蛀，不会生锈，也没有贼来偷。”或《路加福音》第 12 章第 33 节：“所以，去变卖你们的一切赖济穷人吧；要为自己预备永不腐朽的钱袋，在天上积存取用不尽的财富，因为天上没有贼偷，也没有虫蛀。”

《多马福音》中可以看到诺斯替教神学的影响，不过无法确定是哪一个教派的影响。特纳（H. E. W. Turner）认为，诺斯（Gnosis，义为“真知”）是《多马福音》的中心。真知是那样不同于其它知识，因此不可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就像新酒不宜装入旧瓶、旧酒不宜装入新瓶一样，就像不宜用旧布片来补新衣服一样（47）。真正的诺斯替教徒将遭到迫害，但是真知是生命的真正基石（65、66）。只有真知才能使一个人知道真正的现实（91）。真知是小的、隐蔽的，但是它会产生巨大的效果，就像面团中的酵母（96）。真知是一个人值得拿一切去换取的珍珠（76）。^②

提谟修斯（Timotheus）等古希腊作家早已提及，《多马福音》是摩尼教徒使用的福音书之一。皮什（H.-Ch. Puech）详细研究了《多马福音》与摩尼教文献的关系，指出《多马福音》中的有些耶稣语录或

① *The New Testament ... according to the received Greek text, together with the English authorized version*, Cambridge, 1876, p. 36; *The New Testament in Syriac*, London, 1955, Matthew, p. 18; *The Syriac New Testamen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rom the Peshitto version by James Murdock, Boston, 1905, p. 26.

② Turner, H. E. W., *Thomas and the Evangelists*, London, 1962, p.56. 原文注明《多马福音》图版的页数和行数，今改为更常用的节数。

是原封不动，或是略加改动，出现在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书（如 TH DII 134，摩尼教在中亚的电那勿[Dēnāwarī ya]派假托摩尼给末冒[Mār Ammō]的信等）、科普特文摩尼教赞美诗（Coptic Manichean Psalm-book）、科普特文摩尼教《克弗来亚（Kephalaia）》（摩尼语录）中。他认为摩尼教的创始人知道《多马福音》，有时受其影响。^①他的这个看法是令人信服的。他所举的这些例证，可以作为旁证，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假设：上引汉文《赞夷数文》中的“普施众生如意宝”和《摩尼教残经》中的“纳如意珠”可能受《多马福音》第76节的影响。

五. 结语

摩尼教在《多马福音》等文献的影响下，在西方就可能已经把自己的教义，也就是诺斯（真知），比作“珍珠”。当摩尼教传播到中亚、中国，与佛教频繁接触以后，得知佛教把大乘教义称为“如意珠”、“如意宝”，於是很自然地加以利用，也把自己的教义称为如意珠、如意宝。摩尼教在西方为了对抗论敌利用谐音把摩尼的名字丑化为“疯子”之类，就曾有意识地把摩尼名字的希腊文译名中的“v”双写，作“Μαυυλχαιος”，使它听起来像“吗哪（天赐食物）的赐予者”。摩尼教在西方就受《彼得行传》、《彼得与十二使徒行传》等文献的影响，把耶稣称为“珍珠石”。来到东方之后，他们发现佛教中“宝珠”的汉文音译是“摩尼”，恰巧与教主的名字谐音，于是就摈弃了“忙你”等音译名，正式把这位自称耶稣使徒的教主的名字翻译成汉文“摩尼光佛”，简称“摩尼”或“末尼”，含有“摩尼宝珠”之意，以期音义兼顾。他们并在乙种吐火罗语和突厥语颂诗中直截了当将教主歌颂为“摩尼宝珠”。尽管后世有的文献仍利用谐音，把摩尼教徒称为“食菜事魔”，但是“摩尼”这个正式名称终究流传更广更久，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宗教及其教主的正式名称。

^① Puech, H.-Ch., *Gnostic Gospels and related documents*, New Testament Apocrypha, ed. by W. Schineemelcher, Philadelphia, 1963, v. 1, pp. 272, 279, 281, 283, 299-304.